

註記：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，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

你們說你們是重視本土的電視台，真的嗎？那當然我每次講這樣子的話，我相信三立跟民視的高階或他們的老闆聽了都會不高興，但是我該講的話我還是要講，我絕對不會為了說我要去巴結民視跟三立，這些話我在公開場合就不講，我一樣講，你們自己做過的事情，你們自己要面對，2012年大話新聞停播，為什麼？對不起，我好像講得大家都聽過大話新聞，有聽過大話新聞的請舉手，謝謝，裡面的人通通不敢承認，說，啊沒有，這個是新聞專業的判斷，新聞取材的判斷，比較有膽量的人說，大話也不敢談，老闆有顧忌，這是老闆的決定，我只能在廣播談，那這位先生，你們仔細的去看他，他在2012年，寫了一本很勇敢的書，叫作《我的大話人生》，從此以後，他再也不會在三立電視台出現，你們就可以去看這本書，那這本書裡面去描繪了什麼？去描繪了說，中共他怎麼樣透過他在經濟上面的控制，讓一個臺灣本土色彩很重的電視台老闆，為了要到中國的市場去賣本土劇，連反旺中的運動都不敢報。

他們等到一直拗到這天的時候，什麼叫拗到這天的時候？我那時候在跟他們對戰的時候，我的批評很具體，他們說沒有，完全是新聞專業判斷，好，如果是完全是新聞專業判斷，2012年5月5號余英時先生發了一封信，支持我們發起的運動，自由時報、蘋果日報頭版頭條，那各位早上如果早起的話，看6點鐘，電視新聞台都會做一件事情，叫作讀報，每家報紙的頭版頭是什麼，你總是要讀報，你們去翻那天早上所有的電視台的讀報紀錄，兩家發行量，閱讀量最高的報紙的頭版頭條，自由時報、蘋果日報，那天早上讀報的時候大家都不讀，直接跳過去，那當這個時候，他才沒有辦法說，啊，這個是新聞的專業取材，這個是什麼新聞的判斷，到這個時候嘴巴閉上，沒有辦法面對。

那這個運動，往下有兩個核心的決定，一個決定是又碰到了另外一個委員會，那個委員會叫作NCC，2012年NCC在決定旺中併購中嘉案，我們要不要同意的時候，在那個之前，我們跟NCC的委員交戰了非常的久，我們提出我們的理論，我們提出我們的論述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給他道德感的壓迫，直接跟那個時候的NCC主委蘇蘅教授喊話，你曾經站在臺灣，去鼓吹臺灣的新聞自由、新聞專業，你是一個法律系出身的新聞人，你今天做的決定，你要為臺灣的歷史負責。

那當然在那個過程當中，我們跟他們近身肉搏，我們寫了文章，我們提出了論述，我們清楚的解釋了，為什麼旺中併購中嘉案不應該通過，那一方面在會議室裡面跟他們論戰，那另外一方面也在街頭，兩個路線並進，那最後出來的結果，大家雖然不是很滿意，但是對於我來講，其實我可以接受，那理由是說，他要求如果併購案要同意，蔡衍明你必須要把中天跟中國賣掉，完全切割，他所傳遞出來的message是什麼？他所傳遞出來的message是第一個，你這個人不配擁有電視新聞，有電視新聞給你，下場是什麼，大家都看過；那第二個，你如果要賣中嘉，那就把電視新聞台賣掉，也契合了我們反對媒體產權過度集中的訴求。我會覺得啦，那個決定是蘇蘅他在下任NCC主委以前，作為一個知識份子，他希望他下來了以後，回去學校他還能夠面對他自己、面對他的學生，所做出來的決定。那是怎麼樣讓他做出這樣的決定，我剛說過了，近身肉搏，一直去逼他，當然逼他不是說，你一定要這樣，要不然我要去你家如何如何，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。

那第二個決定是什麼，第二個重要的決定，就是這位先生，左上角那位先生，他跟全臺灣的人民宣布說他們支持反媒體壟斷，願意立專法，24小時後一夕變天。

這個是2013年在審反媒體壟斷專法的時候，我在立法院拍的照片，這位女士是一位立法委員，這位男士是一個媒體財團的法務，他在他旁邊做什麼？他旁邊他指導如何立法，討論到一個條文，後面那個男的反對，他就反對，後面那個男的贊成，他就ok，如果要修什麼條文，他就遞紙條給那個男的，他的條文就出來，這個是我們的民主政治，這個是我們的代議士。

當我說要全面的鬥爭，或者是啊，對不起，我講的比較文雅一點，全面的奪權的時候，我們所面對的是兩岸的權貴、是媒體，那媒體後面通常啦，越大的媒體，越主流的媒體，特別是電視台，他們擁有的利益關係的背景的糾葛就越深，有學者專家、有代議精英，那在這裡的學者專家裡面，成份非常的複雜，所謂成份非常的複雜指的是說，你們可以在裡面找到像郝培芝教授，像曾建元老師，願意在大學的講堂上面傳遞真理，你們也可以找到一群嗜官的人，為了當一個官，什麼話都敢講，什麼事都敢做的人，那這群人他們在兩岸現在交往的過程當中扮演什麼角色，其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臺灣整體的學術特別是在社會科學的領域當中，我們很多現在國際的學術研討會全部都是兩岸研討會，品質不斷在往下修正，我去參加過好幾場我知道，那個目的不是要學術交流，不是要學術攻尖，那個目的在觥籌交錯，在建

立關係，在培養感情，以後你可以是我在臺灣的白手套，當然我講這樣的話很重，要有具體的例子不勝枚舉。

代議精英，那這些代議精英你們在電視上面，看他們講話是一回事，你看他們實際做事是另外一回事，有的跟媒體財團的大亨很好，有的跟黑道很好，有的跟中共那邊的大財團也不錯，他們實際上在做什麼事情，我看到的是他們實際上不是在追求選他們出來的選民的利，他們全部在追求他們個人的利，那你說面對這些人，面對兩岸的權貴，面對這些代議的精英，面對這個媒體的環境，面對有一些得了軟骨症的學者專家，我們是左上角的那一塊，我們該怎麼辦？我現在的答案只有，就全面的鬥爭，全面的奪權。

那所謂奪權的部份，指的是說，你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當中，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設計民間參與的程序，講白了就是不信任這群所謂的學者專家，我也不信任那群代議精英，為什麼要讓民間參與？公民社會的力量可以直接進來，那第二個部份是，我沒有時間了，這件事情需要很長的論證，但是我現在真正的想法是說，臺灣目前的政治陷入一灘死水，需要新的政治的可能跟想像，需要新的政治的可能跟想像，而那個新的政治的可能跟想像，我看到的希望是在年輕的這一代，我們有可能把他構築得起來，而構築了起來以後，臺灣就再也不是所謂藍綠的對抗，其實藍綠在服貿這件事情上面，是不是真的有對抗，各位可以分兩個時期去研究，一個是318以前，一個是318以後，相信我啦，如果有人要寫碩士論文的話，這會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，318以前藍綠對服貿如何對抗，318以後，態度又如何轉變，好像沒有關係，有改變就好，有改變就好，我們標準不要太高，什麼讓他改變了，還是左上角的那個力量，謝謝。

(Q&A)

同學1：各位老師好，我想問一個問題是關於公民社會或是公民力量的這個問題，因為近幾年來，其實社會運動越來越多嘛，那其實在經常看到，譬如說最近有很多的占領事件，那像昨天臨時跑去中山東路占領這件事，雖然說造成那附近的交通嚴重的堵塞，然後我也親身在現場，看到很多人其實覺得非常不爽，但是其實另外一方面在我回去的路途上面，其實我是覺得非常開心的，因為在以前很多人不敢罷工、不敢罷課，不敢去做一些違反主流民意的事情，我說就是去理這種主流民意的事情，

那在最近這段時間的時候，開始很多人開始願意出來，然後做這樣的事情，然後譬如說像50萬上街的那一天，那我自己比較開心的是占領的事情啦，那一方面我雖然擔心占領會造成負面的意見越來越多，很多負面的意見會越來越多，那其實另一方面其實我是，就是非常，就是對於公民力量崛起感到非常開心，那我想要問的是，老師到底是如何看待這股公民力量的崛起，或者是這股公民力量是，他的實質是在成長嗎？或者他只是一個，還是同樣一批人，然後他出來，就是表達他的意見，然後展現他自己的做法。

官曉薇：所以你的問題是問三位老師？

同學1：對，因為我不知道問哪一位老師。

官曉薇：第三位，這個穿牛仔褲。

同學2：喂，三位老師大家，老師好，然後想請教黃老師兩個問題，就是說，第一個，現在就是我們現在在推，就是黃老師在推行就是我們要制定那個兩岸監督貿易協議的條例，那因為問題是現在因為它已經進入程序委員會了，那如果現在我們能夠順利的先制定兩岸服務貿易，就是監督條例，那它也怎麼樣的去適用在，溯及既往的適用在服務貿易身上，還有貨貿聽說也在，快速的在318學運之間也通過了那個公聽會，那接下來的貨貿部份一樣是要怎麼適用，那第二個部份是說，一樣的問題是說，那如果在事後的，因為他們已經進入立法院裡面了，那如果我們希望能夠公民，如果就算就是在我們在監督條例能夠加入公民參與的部份，那我們要如何已經進入立法院這樣子的程序當中，我們公民要如何的參與，然後另外是，因為民進黨團他們也有提出他們的服務貿易協議的版本，那因為學生不是專業，當然是有一些差距，可是並不是很清楚當中的差別，那假設如果我們民眾沒有辦法真的去實際的參與到監督的機制的話，那我想請問老師說，老師是如何看待就是民進黨團提出服務貿易協議的版本，那跟現在的版本有什麼樣的差距，謝謝老師。